

#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推理史上第一奇书  
时间的女儿可能是荒唐而非真相



时间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Time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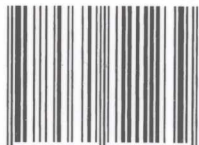


铁伊的小说，不只是情节的曲折  
和破案结局的震撼而已，就像张爱玲，  
你不会只关心故事和书中人物的结局一样。

## 时间的女儿

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推理小说，甚至很“不像”一本推理小说。小说中所谓的案件是英国历史上一宗家喻户晓的故事，理查三世为篡取王位，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嫌疑人的“罪行”令人发指，更令人深思。但是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却根据他缜密的推理，一举推翻了流传四百年之久的历史定论，并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未必就是你所听来、看来的那样！

ISBN 978-7-5317-2123-9



9 787531 721239 >

定价：128.00 元（全 8 册）

#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 1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 时间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Time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格兰特躺在他的白色病床上嫌恶地凝视着天花板。对这块白色平面上的每一道新裂缝，他都清楚得很。他曾把这块天花板变成了地图在其中探险：穿梭在河流、岛屿和陆地之间。他还用天花板玩猜谜游戏，寻找其中隐藏的形体；幻想着各式各样的脸孔、禽鸟和鱼类。他还用天花板做数学运算，重拾他的童年；背诵定理，测量角度和做三角几何。不过现在的格兰特除了盯着它看，已经完全无事可做。他恨透了他眼中的这块天花板。

他曾建议矮冬瓜把他的床移动一点，让他得以开发一块新的天花板，但这似乎会破坏这个房间的协调。而在医院里，协调仅次于清洁，同样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任何破坏平衡的事都是一种亵渎。他为什么不读书呢？她问。他为什么不去读他朋友带给他的那些昂贵的、全新的小说呢？

“过多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写了过多的字。数以百万字的字每分钟都在付印，想起来就可怕。”

“你太愤世嫉俗了吧？”矮冬瓜说。

矮冬瓜是英格翰护士，五英尺两英寸高，身材比例恰到好处。格兰特叫她矮冬瓜是一种心理补偿，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被



一个他原本可以轻易搞定的女人颐指气使。不光是因为她总是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她轻而易举地扶起他的六尺之躯时，他更是感到屈辱。很明显，对矮冬瓜来说，重量算不了什么。她丢床垫就像耍转盘似的表现出漫不经心的优雅。接她班的是亚马逊，她有着山毛榉树枝般的手臂。亚马逊是达洛护士，她来自格洛斯特郡，每个水仙花季都会患思乡病（矮冬瓜来自莱山圣安尼斯，水仙花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有着一双大而软的手，一对大而温柔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对你充满了无限同情，但即使是最轻微的体力劳动都会让她喘得跟气筒似的。总的来说，格兰特认为，别人感到他重得半死比觉得他轻如鸿毛还要更令他觉得羞耻。

格兰特之所以卧床不起，成为矮冬瓜和亚马逊的责任，是因为他被一个地上的掀门绊倒。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耻辱，特别是跟亚马逊及矮冬瓜的其他病人比起来的话。被一个掀门绊倒真是愚蠢之极；简直是滑稽可笑，荒唐突兀，怪诞诡异。当时他正在热烈地追求班妮·斯寇，就在他们散步散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矮了半截。幸好班妮在下一个转角处一个重心不稳，撞进了威廉斯警官的臂弯里，才让格兰特的心理平衡些。

班妮已经离开他三年了，对他这样一个自由惯了的人来说还蛮不错的，但是和班妮在一起不必时时循规蹈矩，在医院里却不然。

格兰特不再瞪着天花板，而将视线转往床头柜上的一大摞书——一堆矮冬瓜一直鼓励他看的昂贵书籍。最上面的一本印有法勒地的美丽风景照，染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粉红色，这是拉薇妮亚·费奇一年一度无可挑剔的女英雄奋斗史。封面上的港口景致表示书中女主角一定是一名海军的妻子，不论她叫薇乐芮或安姬拉或西赛尔或丹妮丝。他翻开书读到的必然是拉薇妮亚写的这类东西。

《汗水与犁》是希拉斯·魏克里厚达 700 页的乡土文学。从第一段开始就和希拉斯的上一本书大同小异：妈妈躺在 11 楼睡

懒觉，爸爸在9楼辛苦工作，大儿子在牛棚里跟政府扯谎，大女儿和她的爱人躺在稻草堆里，其他人都在谷仓里卑微地活着。雨水从茅草屋顶上漏下，肥料在粪堆里蒸发着热气。希拉斯从来不会略去肥料那一段。只有肥料蒸气这一段有积极向上的感觉并非希拉斯的错，如果有哪一种牌子的肥料蒸气是向下的，希拉斯一定会采用的。

在希拉斯沉重的阴影和明亮的书皮之下压着的，是爱德华式的富丽和巴洛克式的风花雪月的优雅爱情故事，书名叫《她脚趾上的铃铛》。书中鲁波特·路芝戏谑了邪恶。鲁波特·路芝总是在头三页的时候就逗得你哈哈大笑。在第三页你会发现鲁波特仿效乔治·萧伯纳这谑而不虐的家伙，用最廉价且最方便的手法表现诙谐，那就是反讽。于是在三句之后，你就可以准备读笑话了。

在深绿色封皮上有红色枪支和火光图案的是奥斯卡·欧克里的新作。那些用复合式英语讲的艰深对话既不够幽默又不够辛辣。金发美女，酒吧，激烈的追逐，非常杰出的垃圾。

《遗失的开罐器案例》，作者是约翰·詹姆斯·马克，在头两页就有三个程序上的错误，这至少让格兰特为了构思一封想象中要写给作者的信，而获得五分钟的乐趣。

他不记得这本压在最下面的蓝皮薄书是什么了。应该是什么正经八百的统计方面的书吧，他想。嗤嗤蝇，卡路里，或者性行为什么的。

即使是那种书，你也可以想象出下一页是什么。为什么在这广大的世界中，没有人试图改变一下？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公式钉死了？今天的作家写的都是他们的读者希望他们写的。大家说到“一本新的希拉斯·魏克里”或“一本新的拉薇妮亚·费奇”，就好像他们说“一块新的砖”或“一把新的梳子”一样。他们从不说“一本某某某写的新书”，人们的兴趣已经不再是书本身，而只是因为它是新的。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会是本什么样的书了。

格兰特把视线从令他眼花缭乱的那堆书上移开，他想，如果一段时间内全世界都能停止印刷，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让文学暂停一段时间。某个超人应该发明一种光束，让一切同时停止。那么当你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送你那么多无聊的东西，也就不会有管家婆唠唠叨叨地要你读它们了。

他听见开门声，但他并不想一探究竟。他把脸转向墙壁，像是一种坚决的表态。

他听见有人走近自己的床，于是闭上眼睛以避免交谈。他现在既不要格洛斯特郡的同情，也不要兰开夏的干练。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带有家乡青草香味的口气，却成为一种若有似无的诱惑挑逗着他的嗅觉，让他晕眩。他不动声色地品味着，付度着。矮冬瓜闻起来有薰衣草香爽身粉的味道，亚马逊身上则是肥皂和碘酒味。不过现在弥漫在他鼻尖的却是兰卡洛斯的香水味，而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搽兰卡洛斯的五号香水，那就是玛塔·哈洛德。

他睁开一只眼睛斜睨着她。她已经弯腰察看过他是否睡着，现在正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眼睛看着桌上那一堆显然原封未动的书。她腋下一边挟着两本新书，另一边则是一束白色的丁香。他不知道她选白色丁香是因为那是冬季最适合送的花呢(她在剧院的化妆间从12月到3月都摆着这种花)，还是因它不会抢去她今天一身黑白裙装的风采。她头上是一顶新帽子，颈上是她常戴的那条珍珠项链；这条项链曾经帮助他赢回她的芳心。她看起来仪态万千，非常有巴黎味道，而且，真是上帝保佑，她不像个医护人员。

“我吵醒你了吗，亚伦？”

“不，我没睡着。”

“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她说着把带来的两本书放在其他被漠视的书旁边，“我希望你会觉得这两本书比你看过的其他书有趣一点。你难道不想看一点点我们的拉薇妮亚吗？”

“我什么也读不下去。”





“你还痛吗？”

“痛不欲生，但既不是我的腿也不是我的背。”

“那是什么？”

“我表妹萝拉所谓的‘无聊的芒刺’。”

“可怜的亚伦，你的萝拉说得真是对极了。”她把一束水仙从显然过大的玻璃瓶中拿出来，用最优雅的姿势将它们丢入洗脸盆，再把丁香花插进去，“有人以为无聊是什么严重的疲惫情绪，但它显然不是，它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微不足道，就像被荨麻疹打倒。”

“你为什么不找些事做？”

“改善这光辉的一刻？”

“改善你的想法，还有你的灵魂和脾气。你可以研究某种哲学，比如瑜伽什么的。不过我想一个分析型的头脑可能无法体会抽象的事。”

“我的确想过回头学代数，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没好好学过代数。但我最近在那个该死的天花板上做了太多几何题，和数学倒有些脱节了。”

“嗯，我想叫你这样状况的人玩拼图是没用的，那填字游戏怎么样？我可以找本那类的书给你，如果你要的话。”

“千万别。”

“你可以自己设计。我听说设计填字游戏比解答更好玩。”

“也许，但一本字典就有好几磅重。再说，我向来恨透了在参考书里查东西。”

“你下棋吗？我不记得了。解棋局如何？该白子走而对手走了三步什么的。”

“我对棋的兴趣完全是图像的。”

“图像的？”

“很有装饰性，武士和卒子等，非常典雅。”

“真可爱，我可以帮你带一副棋来玩。好，不下棋，你可以做一些学术研究。那也是一种数学。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出答

案。”

“你是指犯罪吗？我熟知史上所有的悬案，它们都已经毫无进展的可能了。当然一个整日卧床的人也无法有任何贡献。”

“我不是指苏格兰场里的档案，我是指更古典的，某些让人们困惑了很久的谜团。”

“譬如什么？”

“譬如匣中信。”

“喔，别是苏格兰女王玛丽。”

“为什么不？”玛塔问，她就像所有女演员一样，看玛丽·斯图亚特时总是将她美化了。

“我会对一个坏女人感兴趣，但绝不会去研究一个笨女人。”

“笨？”玛塔以她饰演伊兰开特拉(Electra，是希腊神话中为报父仇而杀母之女——译者注)的最佳女低音说道。

“非常笨。”

“喔，亚伦，你怎么能这样说？”

“如果她戴另外一种发饰，根本就没人会理她，全是那小帽在诱人。”

“你认为如果她戴遮阳软帽，她的爱就会少些？”

“她的爱从来没有多过，不管她戴什么帽子。”

玛塔的脸糗得就像花了一小时精心打扮，却在剧场受到有生以来最严厉的羞辱一样。

“你为什么那样想？”

“玛丽·斯图亚特有六英尺高，几乎所有身材高大的女人都 是性冷淡。医生都这么说的。”

当他说着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些年来玛塔一直将他当成备用的护花使者，他怎么从没想过她一向对男人的冷静理智，也可能和她的身高有关。但是玛塔并没往这方面想，她还在挂念着她最喜欢的女王。

“至少她是个殉道者，这你不能否认。”

“殉身于什么？”

“她的宗教。”

“她只殉身于她的风湿症。她未获教皇的许可就嫁给达恩利，而且还采用新教徒的仪式。”

“等一下你就会告诉我她连囚犯都算不上了。”

“你的问题是，在你想象中，她住在城堡顶端的小房间里，窗上有着铁栏杆，只有一个老仆人和她一起祈祷。事实上她住在一个有 60 个仆人的宅邸里。当仆人减到 30 个的时候她就痛苦地抱怨，等只剩下两个男秘书、几个女仆、一个裁缝、一两个厨子的时候，她简直痛不欲生。伊丽莎白女王还得自掏腰包帮她负担这些费用。这些钱她付了 20 年，而这 20 年来，玛丽·斯图亚特还不断地向全欧洲叫卖着苏格兰国王的皇冠，希望有人发动革命，让她重返她失去的宝座，或者，让她登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宝座。”

他看见玛塔正在微笑。

“好点了吗？”

“什么东西好点了吗？”

“无聊的芒刺。”

他笑了。

“是的，刚刚我已经忘记它们了。这至少可算是玛丽·斯图亚特所做的一件好事。”

“你怎么对玛丽这么了解？”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

“你不喜欢她，我想。”

“不喜欢我所发现的她。”

“你不觉得她是个悲剧？”

“喔，她是的，非常可悲。但不是一般大众想象的那样。她的悲剧是她生为女王却有着乡村农妇的长相。羞辱隔街的都铎太太并无大碍，或许只会影响你打零工的机会，但影响的毕竟只有你个人。但对一个国家做同样的事结果就很可怕了。如果你



要以一个国家千万人的生命做赌注，只为了羞辱一个皇家的对手，你将会众叛亲离，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她如果做女子学校的老师一定相当成功。”

“你真恶劣。”

“我是好心好意的，教职员一定会喜欢她，小女生也会崇拜她。这就是我所谓的她的悲剧。”

“好吧，看起来没什么匣中信了，还有什么？铁面人？”

“我不记得那是谁了，但我不会对任何忸怩着躲在洋铁皮后面的人感兴趣。我不会对任何人感兴趣，除非我可以看见他的脸。”

“啊，对了，我忘记你对长相的热情了。包亚家的人都长得不错，你找找看，他们应该有一两个神秘故事供你研究。或是柏金·渥白克(冒充亨利七世的人——译者注)，当然。冒名顶替总是非常吸引人的，不是吗？可爱的游戏。重量永远不可能完全在这一头或在那一头，你推倒后它又站起来，就像不倒翁。”

门打开了，汀可太太那张平凡的脸从她的帽檐下露了出来，她头顶上的帽子比她的脸更平凡，而且历史悠久。从第一次为格兰特服务开始，汀可太太就戴着这顶帽子，所以他几乎无法想象她戴其他帽子的模样。据他所知她的确拥有另一顶帽子，她说她戴那顶蓝帽子时就是表示自己情绪忧郁。她偶尔才会“忧郁”那么一下，而且从未出现在坦比路 19 号。她戴这顶帽子通常是因为自觉传统礼俗有这个需要，而它也成为对整个仪式的评价标准；一个评断某种场合社会价值的标准，看是不是值得戴上象征“我忧郁”的帽子。（“你喜欢它吗？汀可。它像什么？”“不值得戴我的忧郁小帽。”）她戴着它去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和其他各种不同的皇室集会，事实上，她还在肯特公爵夫人剪彩的一部新闻影片上闪过那么两秒。但对格兰特来说，那不过是一条新闻报导而已。

“我听见你有访客，”汀可太太说，“当我准备离开时发觉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于是我对自己说‘一定是哈洛德小姐’，所

以我就进来了。”

她带着各种不同的纸袋和一小束秋牡丹。她以女人对女人的方式和玛塔寒暄，在她的那个时代她也算得上是衣着考究，所以她自然对舞台剧女神的服装做了适度的赞许，同时她瞄了一眼玛塔插的美丽丁香花。玛塔没看见汀可太太的眼神，但是看到了那一小束秋牡丹，她立刻用排演过似的熟练姿态处理这样的状况。

“我随随便便买了白丁香给你，真是浪费，汀可太太带来的野百合可把我比下去了。”

“百合？”

“它们是所罗门王的荣耀之一，不会太拘束，也不会过于狂放。”

汀可太太只有在婚礼和洗礼的时候才去教堂，不过她是属于星期天上主日课的那一代。现在她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握在她毛线手套中的那一束荣耀。

“唔，我从不知道。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不是吗？我总把它们想做白星海芋，漫山遍野的白星海芋。贵得不得了，你知道，但有点叫人沮丧。难怪它们原来是有颜色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一定要叫它们百合呢？”

于是她们开始讨论翻译的问题，以及圣经是多么容易误导人（“我一直怀疑什么是不计回报的施舍。”汀可太太说），然后这尴尬的一刻就此结束。

当她们仍然忙着讨论圣经时，矮冬瓜拿着新找的花瓶进来。格兰特注意到这些花瓶是为白丁香而不是秋牡丹设计的。它们显然是矮冬瓜用来讨好玛塔的，以为未来的良好关系铺路。不过玛塔从不花在女人身上，除非她马上就用得着她们。和汀可太太的你来我往不过是她的社交手腕，一种制约反应。所以矮冬瓜已被贬为功能性而非社会性的角色。她把丢弃的水仙从洗脸盆中聚集起来，温柔地放回花瓶中。矮冬瓜温柔的时候真是美极了，这让格兰特凝视了她好一会儿。

“那么，”玛塔终于插好了她的丁香花，并且将它们放在格兰特看得到的地方，“我该让汀可太太喂你她那些纸袋里的珍饈了。那不会是，难道是，亲爱的汀可太太，其中一袋是你那美妙的单身汉小圆饼？”

汀可太太高兴得脸都红了。

“你要一两个吗？刚出炉的。”

“喔，当然我吃了以后得付出代价——那些营养丰富的小蛋糕会堆积在腰上——不过，还是给我几个放袋子里，好带到剧院配下午茶。”

她以一种谄媚式的慎重选了两个（“我喜欢边缘有一点焦的。”），把它们丢到她手袋里，然后说：“再见，亚伦，我一两天之内会开始为你找双袜子来织。据我所知再也没有比编织更能抚平情绪的了。不是吗，护士小姐？”

“喔，是的，的确。我的许多男病人也从事编织。他们发现这样可以很好地打发时间。”

玛塔从门边给了格兰特一个飞吻就走了，矮冬瓜礼貌地送她出去。

“烂货就是烂货，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汀可太太说着就打开了她带来的纸袋。她不是指玛塔。

## 第二章

但是当玛塔两天之后重来时并没有带着织针和毛线。她在午餐后飘然而至，精神抖擞地戴着顶哥萨克帽，帽子的角度呈现出休闲的味道，想必让她在穿衣镜前花了好几分钟。

“我不能待久，亲爱的，我待会儿要去剧院。今天下午有日场，老天帮帮忙。全是茶盘和白痴。当台词对我们已毫无意义时，我们却必须走上可怕的舞台。我想这出戏永远不会下档。就像纽约的那些剧目一样，十年才一换而不是年年更新。实在太可怕了，根本就无法专心演戏。杰弗瑞昨晚在第二幕时僵住了，他的眼睛几乎从他的脑袋上爆出来，当时我还以为他中风了。事后他说他完全不记得从他出场直到发现自己演了一半期间发生了些什么事。”

“你是说，暂时失去记忆？”

“喔，不。就像变成机器人一样。念着台词做着动作却一直想着别的事。”

“如果所有的报导都是真的，那么演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关心嘛。”

“喔，平心而论是没有。强尼·葛森会告诉你当他在别人膝

上哭断肠时一屋子里有多少卫生纸，但整整半场戏魂都不在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杰弗瑞把他儿子赶出家门，和情妇吵架，还指责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通奸而他却毫不知情。”

“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说他决定将他公园巷的那栋公寓租给桃莉·黛克，并买下里士满查理二世的房子，拉蒂默要卖掉房子是因为他接受了州长给他的聘书。他想到那房子缺几间浴室，还有楼上有着18世纪中国式壁纸的小房间多么棒。他们可以把那美丽的壁纸撕下来去装饰楼下后面那个单调的小房间。这个单调的小房间全是维多利亚式的镶板。他也查看了排水管，盘算着自己是否有足够的钱把旧瓷砖打掉重新换上新的，同时也看看厨房里原本的厨具是什么样子。当他正考虑要把门口的灌木全部铲掉时，忽然发现自己正在舞台上面对着我，台下有987个人，台词正念到一半。现在你知道他的眼睛为什么爆出来了吧。我看你已经尝试阅读至少那么一本我带来的书了——如果书皮皱了就表示看过了的话。”

“是的，上面有山的那一本。真是上天的恩赐，我躺着看了几个小时的图片。再也没有比山更能发人深省的了。”

“星星更好，我发现。”

“喔，不。星星只会把人贬成一只阿米巴原虫。星星把人类的最后一抹尊严、最后一丁点儿信心都给剥夺了。但一座雪山对人类来说却是大小恰好的标尺。我躺着看艾弗勒斯峰，然后感谢上帝我没去爬那些陡坡。比较起来病床上可是温暖的天堂，既舒适又安全。矮冬瓜和亚马逊两个人又都是文明的最高成就。”

“喏，这里还有更多的照片。”

玛塔把她带来的一个四开大的牛皮纸袋倒过来，一堆纸抖落在他胸膛上。

“这是什么？”

“脸，”玛塔高兴地说，“好多好多为你准备的。男人，女



人，小孩。各式各样，大小都有。”

他从胸口上拿起一张看，那是一幅 15 世纪的人像雕刻，一个女人。

“这是谁？”

“露克西亚·博尔吉亚。她像不像一只鸭子？”

“也许。你是不是暗示她有什么难解之谜？”

“喔，是的，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被她哥哥利用还是共犯。”

他放下了露克西亚的画像，拿起第二张纸，这张上面是一个穿着 18 世纪末期服饰的小男孩，在画像下面有模糊的字母显示着几个字：路易十七。他是逃走了，还是死于囚室？”

“你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

“我让詹姆斯离开他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的温暖小窝，带我到图片社去了一趟。我知道他懂这种事情，而且我确信在那两个地方他正闷得发慌。”

玛塔就是这样，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公务员只因为他刚好是个剧作家和人像画的权威，就理应愿意丢下工作不管，流连在图片社里讨她喜欢。

他发现其中一张照片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画像。一个穿着天鹅绒戴着珍珠的男人。他翻到背面想看看这是谁，结果发现这是莱斯特伯爵。

“原来是伊丽莎白的罗宾，”他说，“我想我以前从未看过他的画像。”

玛塔垂眼看着这张精力旺盛而多肉的脸：“我第一次这么想，历史的主要悲剧之一是，最好的画家总要等你过了你最好的阶段才肯画你。罗宾以前一定是个美男子。他们说亨利八世年轻的时候令人目眩神迷，但现在他怎么样？不过是扑克牌上的玩意儿罢了。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丁尼生在留了那可怕的胡须之前长什么样子。我得走了。我刚才在布莱格吃饭，好多人过来谈话所以无法及时脱身。”

“我希望你的东道主对你印象深刻。”格兰特说，看了一眼